

集部

山谷外集卷八

宋 黃庭堅 撰

哀詞

張翔父哀詞

張庖民翔父往在皖溪口開泉長安嶺下元豐庚申十月余舟次泉下斞泉瀹茗嘉若人之同臭味盖已夙期與之友於是盤礴泉上斸土出石㬎屭如黿伏而吐泉

乃名曰靈龜泉勒銘泉石屬裴士章憲之詩梅百本斬惡木而後行壬戌六月翔父之息耕護翔父之喪過泉下翔父才德初不在人後俯仰庸人不甚出奇見異其於林泉心安性服之也作詩清壯能為不經人道語迺回歲晚拚棺曹溪為作哀詞遺耕且諉翔父之甥胡僧孺唐臣鑱之靈龜泉上以圖不朽我觀翔父兮白璧黃金蓺蘭九畹兮寂寞中林號鍾清角兮蛛以為室子野骨朽兮誰明此心驥思天衢兮款段參駕西子掃除

兮嫫母薦衾萬世一軌兮螻蟻同域志則日月兮與天
照臨走官窮海兮齎恨下泉歸舟載旌兮行路沾襟
靈龜伏坎兮古木風雨欵崖銘詩兮金玉同音九原松
聲兮吾得詩友遺藁怨絶兮絡緯霜砧寫哀寒水兮
琢詞堅石君有嘉息兮安知來者之不如今

墓誌銘

宛丘懷居士墓表

聖人不作道不明於天下晚出之儒玩禮義之名而陋

於知人心失學問之意而士必以讀書為選以予考於書猶及見古君子之論人雖瞽師卜祝下至百工之賤因其方術心通性達總其要歸有合於道德之序者皆以義取之而不廢也士固有不幸而出於取人無定論之時挾魁磊非常之器而納於流俗之繩墨不資經義文章終無以自昭於世者若宛丘懷居士為近之居士少喜醫方自神農草木書黃帝内外經扁鵲倉公之傳無所不觀遂以其方名為醫博士為人治劑數有功由

此知名居數年厭之以其方授子孫并致家政築室其旁遠事獨居率月再畢祀事子孫既自力不敢溷事迺聚浮屠書闔門而讀之無師授而渙若冰釋雖不多為人道之而性行純熟應對機警稍稍為人所傳江湖淮浙之濵浮屠氏之達者無不來欵聲實既見而歎曰此吾師所謂見鞭影而逝者王公大人多與之遊居士雍容上下使人不可親踈而未見其有求也既七十歲舉累世不葬通别籍之喪二十餘身辦其事曰是責在我

不當以累子孫異時人疑居士道挾趣足自容及其與子孫分職皆有條序益知其自得者未可以衡尺論也居士諱敏字仲訥享年七十有五子和孫遘皆守其方試國子四門助教世每傳而尤妙於其術古者貴三世醫於懷氏益信斯言和於喪葬皆應禮狀居士平生來請表於墓是為表

陳君碣

陳觳潤之世籍龍游少長魁壘秉不繫舟飯飢衣寒不

恤有無圍棊舉酒品藻圖書賔至如歸士夫師儒晚發家笈玉板靈樞潛心岐雷越人淳于雲飛必育淵深必鈎聚蓄藥草以待疾痛蒸暑作厲死相枕藉行人掩鼻君入其舍藥之粥之為歸為救起僵息躍訖不受謝夜半叩門不擇貧富壽五十九没於牖下夫人文氏不吝不奢祭祀賔客内助静嘉教誨三子皆世其家奉持佛律耆耄不違遺命慈祥笑語蟬蜕鄉曰以孝里曰和義從宅於祖嘉木翳翳碣其德音以詔來世

黃庭僉墓誌銘

庭僉莆田黃氏幼少強學游居寢食以書自隨著書二百卷剌六經失傳正史氏不當論世合變其說汪洋使學者斟酌厭飫自趨其歸一時士大夫多傳其書故庭僉未入臺省名動京師四方劉仲原父在揚州得庭僉所著書以爲似兩漢儒者已而試有司舉進士居第一同時學士大夫絶不敢與比肩而進庭僉一黜於禮部翰林學士鄭獬御史中丞滕甫知貢舉王珪進士許

安世等若干人文章論薦延得召試舍人院除撫州司戸參軍國子監直講以憂去服除擢太常寺主簿兼禮院檢詳文字禮祠容膳四部主簿樞密直學士陳襄薦之於朝曰庭僉雖蒙收用未當其能除真州軍事推官知潤州金壇縣事崇文院校書改館閣校勘元豐已未五月壬申以病卒官享年五十有五庭僉事親持喪與兄堯俞居貧賤鄉州師用其禮而歸仁焉對諸生講勸未嘗視日早暮爲倦容爲省寺主簿不循俗媮歲月督

程憸姦皆以律令聽之諸公知庭僉不類小儒面墻吏

道方嚮用之而庭僉死矣曾大父仁濟大父中孚父閎

通五經里居諸生從受業尚書右丞皇甫泌誄之曰義

成逸士庭僉娶林氏四男子皆在童稚四女子嫁某官

方澤某官方安道某官陸如岡其季居室林夫人以某

年月某甲子遂塴於義成之域命族子殿中侍御史隆

乞銘於豫章黄庭堅庭堅詢事考言作爲銘詩其詩曰

義成之丘其栢其松豈曰不伐行人致恭新窆在位晧

穆異宮維義成力穡而無年維金壇逢年而不豐藐是諸孫載爾耒耜時播時穫對前人功

胡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某字某少孤事母甚力有故貲百金兄子負公錢逮捕君傾產為償致無以自衣食而不悔出入鄉黨勸善救過赴人之急難人皆悅之聚經史教兒讀書鬻所乘馬延士人與之遊一縣笑之曰開田以望歲近市而求贏吾猶時則不獲奚事讀書君不為變已而其子

蒙學行有聞登進士第於是里巷以榮而鄉先生大人
咸歎其智度遠也蒙為吉州安福尉屢以最擢信之永
豐令君教以吏道皆可傳元豐二年正月某甲子考終
於永豐官舍春秋七十有一卜以某年月某甲子葬於
清江縣修德鄉之原夫人顔氏三男子長允明蚤卒次
則蒙次啟三女子仲蚤卒其二女子嫁某官羅審禮進
士劉渙曾祖某祖某父某居清江舊矣其上世皆力田
故不知其所從來蒙以羅審禮之狀來乞銘序府君世

系行事如此蒙庭堅之友也好學而文仕能其官足以觀府君之善教敢不銘銘曰

有孫有子其承畀予如土于苗藝麻不黍永豐繩繩以親譽處維若人之緒既兆元龜宅是吉卜藏以我銘考信終古

有宋君子李正夫墓銘

嗚呼正夫當時而不趨後時而不覰人皆疾驅我車徐徐不曲而胅寧直而瘇以貴稱予嘑而辟除不回之勇

辟易萬夫白首于塗懷璧不沽士不信道寵辱百戰以道觀逢乃其夜旦丹陽之丘既命蓍蔡嗚呼正夫安宅無悔

賀州太守歐陽君墓誌銘

君諱問字勉之歐陽氏世傳其先渤海歐陽堅石死趙王倫事其族人避地長沙故江湖諸歐陽皆祖堅石君爲江陵人自大父始大父諱企終醴陵令父諱準不仕君以孤童力學舉進士數不偶以恩賜三禮出身仕果

州安州司法參軍瀘川令改衞尉寺丞知南海縣事當官行其所聞不以少吏自屈奏書論南平雖朝貢法不應弛邊關其後卒如君言舉監永通錢局歲課辦甚遷太子中舍知賀州行及陽山而卒年五十有三夫人趙氏於是亦卒一男五女男曰獻舉進士不墜其家女嫁河源尉梁暕某郡李兼材某郡秦端友其二女早卒君卒以熈寧十年十月某甲子獻以元祐元年八月某甲子乃克葬君於當陽之靈山因予所識荆州教授李雲

從來乞銘故予銘銘曰

持詩書賈不得贏以仕易農著廉能迄可治大中隕傾

固安其丘坎有銘吏而勤民尚後興

王長者墓誌銘

長者海昏王氏諱溵字永裕祖倫父智世力田喪祭常

望鄉黨長者天資善治生操奇贏長雄其鄉遂以富饒

築館聚書居游士化子弟皆為儒生則以其業分任諸

子獨徜徉於方外道人雲居了元東林常總皆攝杖屨

往遊其藩元祐丙寅正月辛卯終焉享年六十有二前此三年自築丘於青山之西原松檜成列矣兹十月過存里中親好相勞苦勸戒若將遠别爰及辛卯中外之弔哭者曰君盖聞道者邪先配陳氏繼室兩謝氏八男子楙崇信森棣權彬植崇信前死三女子二壻曰董轂高友諒其季未媒也楙等遂以其十月某甲子奉窀穸如初志楙娶李氏女於庭堅母夫人為族兄弟故楙因乞銘太夫人曰汝以外家故不可辭遂銘之銘曰

以義力其窮以智謝其豐以理考其終以文歎其封

黄氏二室墓誌銘

豫章黄庭堅之初室曰蘭溪縣君孫氏故龍圖閣直學士高郵孫公覺莘老之女年十八歸黄氏能執婦道其居室相保惠教誨有遷善改過之美家人短長不入庭堅之耳方是時庭堅為葉縣尉貧甚蘭溪安之未嘗求索於外家不幸年二十而卒殯於葉縣者二十二年繼室曰介休縣君謝氏故朝散大夫南陽謝公景初師厚

之女年二十歸黄氏閑於禮義事先夫人愛敬不倦侍
疾嘗藥不解衣至於復常脩禪學定而不廢女工能為
詩而叔妹不知也言有宫庭行有防表不敷不汙長少
咸安懐之年二十六而卒生一女曰睦才四歳過時而
先夫人哭之哀殯於大名者十一年元祐六年先夫人
捐館乃克歸二夫人之骨於雙井八年二月從先夫人
葬焉同宫而異槨初庭堅年十七從舅氏李公擇學於
淮南始識孫公得聞言行之要啓迪勸奬使知嚮道之

方者孫公為多孫公憐其少立故以蘭溪歸之及庭堅失蘭溪數年謝公方為介休擇對見庭堅之詩曰吾得壻如是足矣庭堅因往求之然庭堅之詩卒從謝公得句法嗚呼如蘭溪之女美介休之婦德皆室家之則也常欲以楚詞哭之而哀不能成文二夫人平生常恨無男二夫人没後庭堅始得男曰相它日當使相乞文於友而刻之隧以哀其志

董夫人墓誌銘

夫人董氏開封人少入梁氏事尚書水部郎中諱如圭實生北京留守推官河北轉運司勾當公事鐸通直郎都水監丞鑄宗室右武衛大將軍彭州刺史克艱之妻鐸生八歲水部君捐館舍夫人奉嫡夫人永和縣君王氏字其遺孤襁負抱攜至於男女有家室二子成人事永和如己自出永和待夫人有加其後持永和之喪及其襄事春秋皆如禮意慈祥而不欺喜言人之善而好施享年七十有二及見孫男女十有五人婚宦者半鑄

之妻同安郡主濮安懿王女也執婦事在寢門其存也榮其歿也哀將葬鐸等以狀來告曰先夫人終以元豐八年六月辛巳卜以七月辛酉奉時窆穸其兆在祥符縣北常之源願得銘以垂世傳後致於二子之交游以夫人誠可銘遂為銘曰

梁氏之棣其鄂韡韡雖其才良毋氏勤止樛木葛藟肅雝于宮有蕡其實茂對本宗淑善壽考燕譽終始銘石下泉以慰孫子

王氏墓誌銘

王氏女柔字伯惠年若干嫁爲京兆府櫟陽尉朱春卿之妻生一女而病卒於外家春卿歸其柩葬於岳州巴陵之原祔於其姑柔父稚川余友也爲余言柔敏慧孝慈學文知義理觀西方書若有所超殆將蟬蛻塵垢玉雪其躬不幸短生哭之哀甚敢乞銘以紓痛則爲作銘

銘曰

凡命於天甚美難守陶人爲鈞賦物常巧火齊孔時坯

瓬十九器成而舉之隕越于後若人之不淑無所歸咎

單卿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張氏出瀛州河間徙京兆萬年考諱曜當世洶洶與其族卧終南山不出名聲籍籍闗中晚出仕為太常博士夫人家居事繼母有聞博士為擇對以嫁平原單公歸而事嚴姑如事繼母力貧為家不以累其夫故單公得讀書登進士第仕而顯於朝以禮終始長姒没夫人襁負其兩兒母之人不謂非已出也夫人屢失子兒

乳得男而姑病夙夜藥縻不慈其子君子以為難攻苦忍窮垂二十年至於泰而能用其有收卹中外光禄捐館舍則以梱内付子婦而老於堂齋几薰鑪宴坐終日晚乃游道人宗本法秀之間知生死之説壽八十四力疾靧沐待期而終顧視家人無戀嫪意光禄與今上同名當以字行曰孟陽夫人歴封安定壽安二縣仁壽郡三男子熠鎔皆通直郎渢宣德郎兩女子歸某郡王至言曲陽尉席延卿夫人終以元豐乙丑七月辛丑葬以

其十月某甲子其兆在齊州長青縣天華南管先光禄之吉卜也熚等以陳留李之儀狀來乞銘之儀道夫人之義甚髙且曰詩人所謂女士者將在於此不可以不銘銘曰

夫人居室繼親受福濫觴成江單宗燕睦承尊孝恭撫下仁哀使非巳子於予母懐林回棄璧負子逆旅愛日事姑寧絶兒乳朝聞夕死士不及牆王珥珠襦乃或升堂道無情狀言得則謗委命蟬蛻以觀無妄女徳能一

國風所嘉能人難能夫人則多光祿有宮歸奉盥櫛作爲訓詩告後勿伐

趙夫人墓誌銘

進士李愷怏恬之母夫人趙氏其父曰紳其夫曰通儒李皆安陸人夫人幼少敏慧讀書誦詩通其義說年十八歸李君夙夜舅姑之所恭順而明微祀事能勞燕居不黷婚姻恩施孔惠孔時族人師用之有女俗持里人拜髢中物珠璣價十萬急貸於夫人請半價曰是可乾

没夫人曰秉人之緩急而利之則害仁尊章在堂而私市則病義智及此又能守之為婦十有三歳三男一女而卒卒時長男始十二歳其顧託之言可傳後十有九年自恬以上皆知學而女子為士人韓操妻於是夫人可無憾元祐改元之二月某甲子鎧等乃克奉襄事於其縣青木之原王舅之域走數千里來乞銘哀其意予銘銘曰

於戲夫人婦徳孔有胡不黄耇中棄稚乳考徳銘詩以

勸歸女亦勸三息欽念母言茂爾德聲慰此下泉

章夫人墓誌銘

夫人章氏某縣君處士慶之女為分寧著姓能以豪右致學士大夫年二十四歸我伯父祖善祖善黄氏以文學知者皇祐某年進士仕竒不逢以大理寺丞致仕令以奉議郎家居夫人為婦為妻舅姑曰齋祀春秋能不勤我夫曰凡吾得盡心於學者維室家之宜為母為姑子順教詔日就月將婦承功緒休其蠶織其為人勤敏

樂易幼少智慮如大人白首而血氣不惰啟手足之日有善言享年六十有七終以元豐壬戌九月某甲子葬以乙丑某月某甲子其山曰馬鞍三男子曰某曰某曰某三女子嫁黄州判官吴亣武昌李康年淮南節度推官林鎬夫人於庭堅小功毋也太夫人曰吾少婦汝家如遇我有禮汝為好作銘庭堅則再拜而銘銘曰

紫陽之山磽磽其谷水清且脩卜宅其上游宜牲醴而祠春秋登彼墟矣訏且樂不洳不隙蓺爾松柏戒爾

樵牧千秋萬歲永安宅

鄺氏墓誌銘

夫人鄺氏亳州衛真人夫人幼敏慧父仲隱奇之欲以歸士大夫而地寒未能自致也故西京作坊使贈金紫光禄大夫宋君始喪其室李夫人聞夫人之風以幣迎之入宋氏族姻皆稱其懿行享祠能嚴餽問孔時不吝於寒宗不忌於羣妾生子遠與适而宋君捐館舍遠七歲矣适才四歲持宋君門戶喪祭如禮鬻笄髮閒物延

致師友成就其子訖於榮養有邑有壽昌於其先敬能悅安之居巳下者能慈哀之不慍不求眉壽而康終於邠州適之官舍享年七十有三宋君諱仲李夫人晉陵縣太君遠為壽州觀察推官而卒適今為承議郎通判衛州將以元祐五年正月某甲子葬於共城之麓基狀夫人節行來乞銘銘曰

昔在漢京高陽酈生蝦漢王洗以舌下城惟死事孤疥侯高梁曲周相漢侯則以功奇雖賁友為王吉

凶夫以文鳴鴻困蘇爵道元述川綜百氏學鄷宗寥寥
中缺不嗣夫人之興實維女士其宗無人或在甥出令
子若孫尚似諸鄷

陳夫人墓誌銘

故福州長溪主簿吳君夫人陳氏其父左侍禁知高州
諱祕開封人初高州子男女且十人皆蚤世晚得夫人
幼童慧寤成長淑慎故高州奇此女閱壻久之廼以歸
長溪長溪磊落人三佐縣不可意棄官歸蓺植遇人情

不可堪忍崢嶸於曾次而上於眉宇之間睥睨畦圃釋然忘懷以是心通意得於草木之性閻雨露而封殖之能與物為四時而吳氏花名江南葢婆娑林丘十餘年而後終雖長溪自得之而夫人燕安田里實有助焉夫人歸吳氏不及皇姑事長姒如姑禮外姻來者初不知其娣姒也自奉養菲薄施畀族黨甚周諸兒皆夫人勸督宦學也尤喜誦浮屠書平生自力以數萬遺子姪念其春秋高勤誦索氣共諫止之夫人曰人心所安樂國

禁不能沮也其所不顧國賞不能勸也吾誦書猶乃翁
時花也疾革顧兩侍兒掖坐命二子曰吾處常得終汝
曹可無憾遂瞑實元豐四年九月十二日享年六十一
維夫人少則能婦長則能母陳義甚高疾亟而不亂斯
其可銘長溪諱長裕崇仁人而葬番之東岡夫人祔焉
五男二女其四早卒久中歙令美中進士薦其州女嫁
承務郎郭禮立銘曰
　在番之陽孔樂東岡維息克孝以夫人藏其松其柏其

杉其栝築丘岑岑尚勿翦伐深谷既陵土不閟瘞刻詩不磨永孚來世

叔母章夫人墓誌銘

叔母章氏洪州分寧縣人處士諱積之女夫人幼喜誦書美筆墨父母禁之與諸女相從夜績待其寢息乃自程課由是知書事父母居其喪以純孝聞年若干歸叔父叔父性高朗嗜酒好賔客客饌咄嗟責辦夫人怡然從令未嘗不肅給也叔父平日大率常醉或使酒嫚侮

夫人承之未嘗不以禮也夫人嘗聞叔父之不甚醉時諫曰君終日如是使諸子皆法象何以為家叔父曰吾兄弟之子多賢克家者自當不法我而法彼也夫人歸不及舅姑事叔父之所生母李氏如姑禮盡愛盡敬李氏年八十六乃終其遺言曰吾百無憾不忍捨孝婦去耳分寧之俗所生母皆服役於其子婦聞夫人之風乃欣慕焉夫人年三十有四而叔父捐館舍二男二女皆幼毀瘠殆不勝喪既而幡然改曰我死則負託孤之心

乃致力窀穸之事為二子築室治生識者以為有男子之智烈婦之節慈哀使令知其勞逸家人熈熈教子不威而使其子退而思其言戊寅之歳四月辛卯召其子回曰吾往時嘗因吾弟楚材聞龍山祖心禪師死生之說吾今日百骸欲潰而不得脫其病安在汝取圓覺經來誦之回誦至地水火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夫人曰止召婦女告以後事即命掩室而化享年六十有二長子某蚤死次則回女嫁進士南宫元寵王大

成回好學知探其本源事親居喪盡敬盡哀將以某年
月日葬夫人於脩水之上游地曰迷仙而數千里來請
銘於戎州某泣曰安康郡君無恙時嘗言章夫人於我
有恩有禮汝等不可忘其敢不銘銘曰
夫人來宅令儀令色不忌不克奉姑如嫡於夫於息致
曲而直賢而多能自晦而明身嫠子嬰守節如城静為
五兵終莫之陵孝子兢兢既卜佳城伐山勒銘遠其德
聲其松其樫斯其棘剕修竹繚塋以配其清

永安縣君金氏墓誌銘

夫人永安縣君金氏家番陽故廣東轉運使尚書度支郎中諱君卿之第二女供備庫副使夔州兵馬都監梁君在和之妻夫人事繼母以孝聞事其姑如事其母居家富貴歸梁君而安其貧焉信釋氏讀其書奉其戒律年四十則掃除一室謝梁君而齋居社多比丘尼以為難能也平居笑語雍容雖其所不懌未嘗見聲氣對梁君如賓容處姬妾如娣姒撫諸子如已出喜讀書善筆

札諸子皆受經於夫人未嘗從師其子千之有學行士大夫稱焉歲在乙亥月仲冬日某甲子沒於夔州官室兒女姬妾刲肉為祭煉臂然頂刺血書佛經者數人其慈愛出於忠信可知也六男子長定之三班借職次千之升之亞之精之百之四女皆在室千之以汝南程旨味道狀夫人内行來乞銘味道立義不侵少許可非其實不傳故叙而銘之銘曰

猗歟夫人在家怡怡來歸祁祁女宗婦師内外具宜

賓禮夫子慈愛妾媵退考於室淵默清靜鳲鳩在桑在梅在榛愍之喜之乳哺補紉宴居不惰文史翰墨諸子執經其音秩秩哀門之女夫人有之興門之男千之似之永安錫封以夫介寵千之方興尚賁其壟

辛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辛氏諱媛幷州軍事推官諱顯仁之女尚書駕部員外郎諱有則之孫贈户部尚書諱若冲之曾孫其先隴西狄道人後闕徙於潁川闕汾無顯者維狄道

之辛與潁川之辛班班見於史官潁川之辛又多聞人

夫人盖從潁川之居陽翟者也有諱仲甫者以參知政

事事熈陵有聲以太子少保致仕贈太師尚書令兼中

書令封晉國公是為夫人之高祖也夫人年若干歸為

蘇熹道宗之妻若干歳以卒無男子生二女孟蚤卒其

仲尚幼卒時道宗為汝州襄城縣主簿某年某月某甲

子也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於潤州丹陽主簿之原祔

曾王姑之兆將葬道宗告其所與游豫章黄庭堅曰吾

妻不幸蚤世然其行云云有足銘者子為我銘其墓遂用其言為銘銘曰

嗚呼夫人淑慎柔嘉宜婦宜妻歸寧外家始從夫子在仕襄野視去舅姑如去父母寡笑寡言靜好讀書思齊古人勇於事夫屏夫浮夸中饋是敕脱笄解髢以羞賔客婉娩䙚褓呱呱女嬰中塗失母啼不成聲不足者年尚多者德我為銘詩以慰幽穸

狄元規夫人墓誌銘

壯士在險或以辱身夫人秉義不緇不磷人哀其嫠子哀二女之孰毋人恤其緯子惟斯文其不窶養孤能勤抱書泣旻牲不揜豆以祠秋春女歸有孫負擕乃來寧襄陽文章如漢西京夫子之耜子終其畝立狄氏牖戶奠予敢侮刻銘其丘作憲諸女

任夫人墓誌銘

吾友廖明略自安陸寓書京師乞予銘其妻任夫人之墓其狀曰任氏歸正一七年三生子男曰青箱青規女

曰念二不幸年二十五而卒性敏慧頗通書柔婉孝仁在貧而樂先夫人愛之如己子不幸先夫人即世任不勝哀閱九旬亦死將以元祐元年十二月癸丑從葬舅姑之墓次願得銘以塞悲庭堅曰如是可不銘梓州郪縣有任軫者及其弟更有聲治平進士間遂同年登第軫父伯傳任尚書都官郎中有人物冰鑑見明略為童子時曰此人後必以文章顯故以軫之女嫁明略云其銘曰

委佩兮結褵來有家兮咸宜承尊章兮相夫子豐約有
時兮百歲同死忽兮與朝露同晞棄所愛兮無不之刻
詩玄宮兮匪其對食之私逮其成人兮告箱與規

湖州烏程縣主薄胥君夫人謝氏墓誌銘

夫人陳郡陽夏謝氏其世序甚遠代常有人太子賓客
贈禮部尚書諱濤者曾大父也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贈
司空諱絳者大父也嘗任司封郎中提點成都府路刑
獄公事或以疑似中之坐失官家居者數年已而有大

臣寃其獄天子直之今爲屯田郎中通判襄州名景初者父也夫人方室處靖深婉嫕言動皆顧繩墨父母曰吾女材必擇所宜歸則以嫁胥君茂諶茂諶敦厚敏達學問自將調湖州烏程縣主簿以卒夫人之歸胥氏年二十祖姑翰林瑯琊公之配建康太夫人在堂於夫人爲外祖母然夫人終不以外氏故不盡節於夫家禮意篤密而恩施周内外族姻莫不謂宜其歸未幾舅都官君捐館舍烏程又早世生二子輒失之建康君亦終於

堂夫人獨奉其姑成安韓夫人以立胥氏門戶憂患窮困人視之若將不終日夫人縱觀方外之書求死生之說時時呻吟應答不類閨門中語或傳於親黨間理致甚高益知夫人之根悳而韻勝也熙寧乙卯四月輿疾歸父母家而卒以九月癸酉享年三十有一客其柩於穰成安君及烏程之弟茂世卜以元豐庚申五月甲子奉建康之窀穸於是歸夫人之柩於陽翟祔烏程之封使以其狀來乞銘庭堅於夫人妹壻也實叙而銘之銘

曰

敏膚順慈父母受祉齋栗雍穆舅姑咸喜譽達州黨燕及君子宜處宜歸在釐不疢不畀之壽則莫承其後無所歸咎膴膴韓城葬從其夫作銘下宮示後不誣

王氏墓誌銘

夫人豫章王氏宣德郎知宣州南陵縣事楊淑之母也南陵為吏有能聲涖事敬畏處僚友不爭以為夫人之教也元祐七年夫人壽七十有九以四月壬辰考終於

南陵之官舍於是南陵以其十二月庚午葬夫人於清江之原楊氏之兆從君與夫人如生禮使來告曰淑斬然在衰經之中不得躬受命幸嘗為僚屬知且愛敢乞銘以圖不朽則叙而銘之夫人少入楊氏事君主君曰太中大夫諱中主母曰南康郡君時氏大夫公初以著作佐郎監閬州稅法不闕以其闕之官故南康命夫人持焉烹餁吉蠲賔豆闕　大夫公安焉生一男一女男則淑也女嫁進士陳發夫人蓋晚而主南陵家事服用

平素不有私橐而青淑以清慎奉佛潔齋不聽閒言而

廸婦以孝敬含飴而弄曾孫忘其耋老於戲是可銘也

銘曰

江漢廣兮有渚有沱别而不殊乃同一波從君于蜀攝

將梱事歸而就列不沮不忌甚順而縠乃膺多福黄

髮曲局燕其子之禄其子其婦其孫其曽敬承寵封

無有悔懲

山谷外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山谷外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朱紱

謄録監生臣徐唐

山谷外集卷九

宋　黃庭堅　撰

雜文

李攄字說

予既字舅弟李攄曰安詩而安詩請其說嘗試妄言之吾讀詩至綠衣然後知先王之風澤深厚士之出於其時者為可願夫以婦人女子而其所知如此葢其器閎

深其聲春容其藏充實其施溥博鳴和鑾委玉佩執綏正立辭色坦夷固與追奔車比服馬追前人唯恐不及氣息茀然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安詩乎子誠可與言綠衣之一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黄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其義以為間色為表而正色為裏是嫡無分於妾也憂國者所宜動心孰能已之尚幾可救也二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黄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名分治之統所以保宗廟者也綠顧居上黄顧居下名悖矣亡之祥也誰當

為宗廟社稷憂之三章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均之絲也一以為綠則不可尚黄均之女也一以為妾則不得貳嫡色比黄綠者女序比嫡妾者君古之人歟何獨善名分而無過也窮於外則反於家用於今則樂道古亦理之固然也四章曰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先王正始以經夫婦謹名分序人倫厚民德今也忽所謹薄所厚非所以維持風俗養廉恥救衰世之道能明吾意者誰乎當求之古人

中耳此其大略也此婦人傷已之詩也由後世言之必且仰天而號曰何為使我至於斯極也殆其甚者令其言若此亦可以觀矣盖無意於攄其藴不得而後言仁厚積中而言者其行之指也詩三百率以是觀之荀卿言善學必曰通倫類誠守此說以學詩一以貫之可也古之學詩者始於詩而終樂禮者學之中流也誠博學夫詩則富有萬物之府吾酌而取之行有暇則約之以禮求寡過而已至於樂也無務其速成而待其自然深於

仁則安仁深於詩則安詩矣安之者是樂之也

王蕃字觀復

承問所以尊名者輒奉字曰觀復維亨嘉之會草木亦樂其生天地否塞君子有失其所故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君子所以處窮通如寒暑者何哉方萬物芸芸之時已觀其復矣比來嘗苦心痛略無三日不發時故懶作文字且寄奉字之意如此

字韓氏三子

韓辨翁三子長子生關中名曰嶢夫仲子生京師名曰浚夫季子生河北名曰易夫長以關名其二子以水名也予字嶢夫曰次山浚夫曰次川易夫曰稚川

蒲大防字元禮

安德蒲君大防學問之士也涪翁字之曰元禮夫禮之使人左規右矩前瞻後顧見德思義見名思實大為之防如水之有所游泳而不決溢以為敗者也元禮自言嘗傳神人之方觀人之有宿命如鏡中物審如是則今

之季咸者耶元符三年正月丙申涪翁書

張慤字士節

荀卿曰馬必伏而後求良士必慤而後求智夫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惟其不慤也夫慤者守之則虛一而靜接物則言忠信而行篤敬矣如是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矣無是節亦不足以為士矣靜而慤有餘動而節不立吾不信也

坐右銘

臧否人物不如默之知人也深出門求益不如窻下之學林

東坡畫竹贊

孤生危苦播蕩風雨歲不我與誓將尋斧刳心達節萬籟中發黃鍾同律偉哉造物

題彭景山傳神

内殿崇班致仕彭崇仁字景山冒中有韜略吏事精密所至士大夫翕然稱之年四十四不幸而喪明家居十

五餘年目不可治如老驥伏櫪志未嘗不在千里聞北風則耳聳然矣以道觀之物無幸不幸以得喪觀之豈異世有所負耶然人之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疢疾惟深也能披剝萬象而見巳安知景山不得之沉冥中耶

書王右軍蘭亭草後

王右軍蘭亭草號為最得意書宋齊間以藏祕府士大夫間不聞稱道者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跡在蘭亭右者及梁陳之間焚蕩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此書諸

儒皆推為真行之祖所以唐太宗必欲得之其後公私相盜至於發塚今遂亡之書家得定武本葢髣髴古人筆意耳褚庭誨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斸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寳已有而非彼也

論書

士大夫學荆公書但為横風疾雨之勢至於不著繩尺闕

復髣髴學子瞻書但臥筆取妍至

闕

方駕則未之見也余書姿媚而乏老氣自不足學學者輒萎弱不能立筆雖然筆墨各繫其人工拙要須其韻勝耳病在此處筆墨雖工終不近也又學書端正則窘於法度側筆取妍往往工左尚病右正書如右軍霜寒表大令乞鮮臺職狀張長史郎官廳壁記皆不為法度病其風神至於行書則王氏父子隨肥瘠皆有佳處不復可置議論近世惟顔魯公楊少師特為絶倫甚妙於用筆不好處亦嫵媚大抵更無

一點一畫俗氣比來士大夫惟荆公有古人氣質而不端正然筆間甚遒溫公正書不甚善而隸法極端勁似其為人

林和靖詩句上然一作自然沉深其字畫尤工遺墨尚當實藏何況筆法如此筆意殊類李西臺而清勁處尤妙

論詩

謝康樂庾義城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牆數仞謝庾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

數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

雜書

潘谷騐墨摸索便知精粗凡百工各妙於一物與極深研幾者同一關捩耳魏晉間士大夫往往有人材風鑒至於反照便如漆墨亦潘谷之流耳

老杜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黄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往時儒者不解黄獨義改為黄精學者承之以予考之蓋黄獨是也

本草芋魁注黄獨肉白皮黄巴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余求之江西江西謂之土卵蒸煮食之類芋魁一本在前說下

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乃觧老杜百舌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韋蘇州詩云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黄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謂蓋用右軍帖云贈子黄柑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橘三百枚霜未

降不可多得蘇州叅取諸此

余極喜顔魯公書時時意想為之筆下似有風氣然不逮子瞻遠甚子瞻昨為余臨寫魯公十數紙乃如人家子孫雖老少不類皆有祖父氣骨近見安師文有祭濠州刺史伯父文學其妙處所謂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也

書十棕心扇因自評之

昔予大父大夫公及外祖特進公李東字大春皆學暢整遺

教經及蘇靈芝北嶽碑字法清勁筆意皆到但不入俗人眼爾數十年來士大夫作字尚華藻而筆不實以風檣陣馬為痛快以插花舞女為姿媚殊不知古人用筆也客有惠棕心扇者念其太樸與之藻飾書老杜巴中十詩頗覺驅筆成字都不為筆所使亦是心不知手手不知筆恨不及二父時耳下筆痛快沉著最是古人妙處試以語今世能書人便十年分踈不下頓覺驅筆成字都不由筆

題王觀復書後

此書雖未極工要是無秋毫俗氣葢其人胷中磈磊不隨俗低昂故能若是今世人字字得古法而俗氣可掬者又何足貴哉

評書

今時學蘭亭者不師其筆意便作行勢正如美西子捧心而不自寤其醜也余嘗觀漢時石刻篆隸頗得楷法後生若以余說學蘭亭當得之元祐六年十月丙子阻

風於蕪湖縣後經行於吉祥寺魯直題

筆說

韓退之叙述管城子毛頴及會稽褚先生絳人陳玄弘農陶泓皆以其有功於翰墨者也然研得一可以了一生墨得一可以了一歲紙則麻楮藤竹隨其地產所宜皆有良工唯筆工最難其擇毫如郭泰之論士其頓心著副如輪扁之斲輪拙者得之功若同科巧者得之如臂使指也宣城諸葛言近世妙工喜立其名常冠一世

非手所自作者未嘗名已以售人此與市工中既得筆名以三兩錢買人筆頭以取利者何啻千萬也張通既作筆有聲故書戒之

試張耕老羊毛筆

老羝被頰霜竹斬幹雙鉤虛指八法回腕張子束筆無心為樸雜著金距鹿戴千角

子弟誡

吉蠲筆墨如澡身浴德楷拭几研如改過遷善敗筆涴

墨瘝子弟職書几書研自黥其面惟弟惟子臨闕

書生以扇乞書

治心欲不欺而安靜治身欲不汙而方正擇師而行其言如聞父母之命擇勝己者友而聞其切磋琢磨有兄之愛有弟之敬不能悅親則無本不求益友則無樂常傲狠則無救多瞌眠則無覺士而有此四物又焉用學

送徐德郊

徐德郊從予遊不獨以有瓜葛也其居鄉黨父兄愛之

子弟安之其仕一作任於州縣有能吏之聲以草木臭味不遠故相從也密焉令得官於淮南訪別於雙井予數年來病眩不能作詩因書近所為賦以贈別在官者各有職典民有親踈然大要簡靜平易則足以使民移使民者以事上夫何遠之有六合有佳士曰崔彥直其人不游諸公德郊可因公事攜此文請之崔知德郊自雙井來當掃逕相迎他日有疑事不能決第訪之元祐八年十月癸丑黃某書

書王觀復樂府

觀復樂府長短句清麗不凡今時士大夫及之者鮮矣然須熟讀元獻景文筆墨使語意渾厚乃盡之

書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後

紹聖五年五月戊午上荔枝灘極熱在舟中敖兀無以為娛聊以筆硯忘暑因書此詩贈陳德之此字極似蔡君謨簡札所恨未能與顏楊比肩耳

題子瞻與王宣義書後

東坡道人書尺字字可珍委頓人家蛛絲煤尾敗篋中數十年後當有并金縣購者元符二年壬申涪翁題

慶源初名犀字子衆後改名淮奇又易今字其馭吏威愛如家人法洪雅之人皆號稱王五三伯云

書花卿歌後

杜子美作花卿歌雄壯激昂讀之想見其人也楊明叔為余言花卿家在丹稜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云涪翁題

書江西道院賦後

此賦往在江南所作來黔戎之間已五年不復記憶會夔州李元中自內地來得高安石本故復得之王周彥求作大字遂書此賦有民社者觀之或有補萬分之一耳

書陶淵明詩後寄王吉老

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如決定無所用智每觀此篇如渴飲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飢啖湯

餅今人亦有能同味者乎但恐嚼不破耳

題録清和尚書後與王周彦

太平具正法眼儒術兼茂年將五十乃得友與之居二年渾金璞玉人也久之待以師友之禮士大夫知為已之學者觀此書思過半矣周彦方欲自振於古人之列故手抄遺之他日蔚然在顏冉之林當推斯文有一字之益甚書

書老子注鮮及莊子内篇論後

老莊書前儒者未能渙然頓解者僧中時有人得其要旨儒者謂其術異不求之耳僧肇云内有獨鑒之明外有萬法之實萬法雖實然非照不得内外相與以成其照功此聖人所不能同用也内雖照而無知外雖實而無相内外寂然相與俱無然則聖人所不能異慕也經云諸法不異者豈曰續鳧截鶴夷岳盈壑然後無異哉誠以不異於異故雖異而不異耳故經云甚奇世尊於無異法中說諸法異儒者罕覩此書故聊出古人謂一

臠可知咼味者也

書王孝子孫寒山詩後

東川孝子耳目聰明能化五金八石於針砭用草木以治人疾時有出人意表處自以不得稽古之方諸兒又皆占工技以為食有小孫性若可教欲使為諸生求予言丁寧之有性智者觀寒山之詩亦不暇寢飯矣年月日戎州城南僦舍中試嘉陽嚴永獺毛筆

書草老杜詩後與黃斌老

予學草書三十餘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脱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閒墨蹟乃窺筆法之妙今來年老懶作此書如老病人扶杖隨意傾倒不復能工顧異於今人書者不紐捉容止强作態度耳

書子瞻寫詩卷後

子瞻作何事及州字豈所謂柳家新様元和脚者乎然亦是西子捧心鄰女不可學也

書簡公畫像贊後

簡公僧臘六十五以佛法度為一姓者若子若孫若曾孫亡慮二十人萬里走惠州求東坡銘簡之塔歸而走戎州求山谷贊簡之畫像者法舟也其走惠州也冒蛟鼉虎豹蟲蛇之險而不悔其走戎州也於余無一日之雅又不求左右於先容舟之於簡可謂能曾孫矣簡雖賢由曾孫而赫赫簡與舟俱不朽矣元符二年壬戌僰道城南僦舍中書

李致堯乞書書卷後

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

如此草字他日上天玉樓中乃可再得耳

書意與筆皆非人間軌轍所謂無智人前莫説打你頭破百裂者也

書尾小字唯余與永州醉僧能之若亞栖輩見當羞死

元符三年二月己酉夜沐浴罷連引數杯為成都李致

堯作行耳熱眼花忽然龍蛇入筆學書四十年今名所謂鼇山悟道書也

題劉君墓誌銘後

未盡事親之心曲成季弟之業有見義之勇退避長者之名若劉君者可以為縣鄉三老沒而可配食鄉社者也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非斯人歟今學士大夫以學問文章稱於一國一州退而察其私或鄉黨自愛者有所不為也彼聞劉君之風得無少愧乎眉

人楊皓明叔與余論及劉君之行不容口明叔不妄人也故余道劉君之事不疑劉君名克闕　眉人

書張仲謀詩集後

仲謀與余同在業縣皆年少然仲謀當官清慎已有老成之風相樂如弟兄也此時仲謀刻意學作詩去業縣後三十年間隨祿東西或不相見數歲然每相見仲謀詩句必進今竄逐蠻夷中而仲謀來守施州所謂鼪鼯同遊逢藿柱宇而兄弟親戚謦欬其側者也又寄平生

詩使余評之余觀仲謀之詩用意刻苦故語清壯持心豈弟故聲和平作語多而知不琱為工事久而知世間無巧以此自成一家可傳也

書張芝叟書後

張芝叟學古法帖用筆如快劔斫陣乏和氣或身往而腰體不隨蓋用功少不盡古人筆意耳芝叟君見此說當且罵且笑亦不能逃確論也

題石供奉金神像

道家所言太白真官儒者謂之蓐收昔虢公夢在廟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名太史嚚占之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昔吳生畫鬼神皆髣髴傳記兼能萬物之性是以落筆而妙天下自孫知微父子丘文播甥舅石格鄧隱皆祖宗之是以能超俗而名家今乃作金神之象如此余之不知其說也雖然蓋無形應物成象所謂無形者非無形也無常形也然則應物而神唯識而已自求多福自種自收我心則神也涪翁

題

題王右軍書蹟後

右軍月半帖褚爰州所論序也橘帖余曩在都見數家有此墨本或肥或瘦真偽不可知要皆有數筆佳可愛韋蘇州詩云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黄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取諸此

巴峽士大夫舊無書種多不善書南賔太守王聖涂有此墨蹟摹刻州學中他日後進有能書者當推此書為

種

跋杜牧之冬至日寄阿宜詩

眉人史彥柏飽經史而能文然有秦漢間俠氣平居矯矯常欲立於萬夫之表求余書杜牧之詩以教其子牧之語雖徑庭要為有益於小學諸生至其論崔李積錢百屋無補於子孫此救世之藥石也故欣然為之書元符三年九月丁卯涪翁書

跋韓退之聯句

退之會合聯句孟郊張籍張徹與焉四君子皆佳士意氣相入雜之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嘗病筆力不能相追或成四公子碁耳

題任昉論王儉後

任昉稱王儉在物斯厚屈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嫗妾（一作姬妾）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其所短弘獎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㠯勖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

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窮涯而返盈量知歸余嘗玩斯文不能釋手作人如此安往而不得其所哉故書以遺静翁或有補於智者千慮之失

跋司馬温公與潞公書

司馬温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身為度者也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温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

益如此

跋富鄭公與潞公書

富鄭公可謂盛德之士矣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觀此書猶有凜然可敬之風采其言論風旨百世之大臣也

跋韓魏公與潞公書

韓魏公忠純樸厚任當直前以身當宗社存亡有萬死不顧一生之心古之所謂社稷之臣魏公近之也

跋韓康公與潞公書

韓康公忠信篤厚垂紳正笏凛然有不可犯之色觀其書有鋒芒亦似其為人

書蘇相國書後

蘇相國多見博聞能道古人朝廷典故劇談衆史使坐客忘歸及其為相國時記問猶不衰也

論子瞻書體

蜀人極不能書而東坡獨以翰墨妙天下蓋其天資所

發耳觀其少年時字畫已無塵埃氣那得老年不造微入妙也

論寫字法

往年定國常謂予書不工書工不工大不足計較事由今日觀之定國之言誠不謬也蓋字中無筆如禪句中無眼非深解宗理者未易及此古人有言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莫學癡凍蠅隨人學人成舊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今人字自不按古體惟務排疊字勢悉無所法故

學者如登天之難凡學字時先當雙鉤用兩指相疊蹙筆壓無名指高提筆令腕隨巳意左右然後觀人字格則不患其難矣異日當成一家之法焉

七二郎氣秀而有骨他日學問仕宦皆當過人要須得一佳士與遊養其忠厚之源此最為先務也

論鹿性

胡居士云鹿性驚烈多别良草恒食九物餘則不嘗羣處必依山岡産歸下澤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

故也凡餌藥者勿食鹿肉服藥必不得力以鹿常唉解毒之草是故能制毒散諸藥也九草者葛葉及花鹿蔥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蓉苨

觀曾公卷墨篋

公卷收廷邽承晏文用墨七種輕乾黝黑入研無聲此固李氏家風銑澤如新未之見也者與都人鬭百草當贏百萬廷邽一作庭珪

題公卷小屏

蕙之九拳不如蘭之一花花光作蕙而不作蘭當以其寂漠故耳

題公卷花光橫卷

高明深遠然後見山見水此葢闗仝荆浩能事花光懶筆磨錢作鏡所見耳

書韋深道諸帖

范文正公書殊有古氣往時蘇才翁於書少所許可獨論文正公書得樂毅論筆意以予考之誠然但骨氣勁

而少肉耳

觀晏元獻所作制草知先朝愛惜財用如此所以垂衣拱手無所作為天下晏然者乎

往未識晁無咎時見所作安南罪言夫辯縱横跌遮曲典雅奇麗常恨同時而不相識其後得相從甚密今不見遂十五年計其文章學問皆當大進恨隨食南北不相見耳聞吾友廖明略頗譏評無咎作字不古不今所謂女好無定姿悦目即為姝是非特未定也

吾宗正叔天資善書少時書帖奇麗行草下筆縱橫皆得意最初予評其書以為絶倫而東萊王聖美獨不喜予此論以為正叔書不從鍾元常王逸少父子法度中來恐其晝惰莫歸筆力且衰竭予殊不謂然今觀此數帖遂中聖美之評何哉雖然中無一點俗氣亦足以豪李西臺書雖少病韻然似高益高文進畫神佛翰林工至今以為師也

此予元祐末書差可觀者子由書瘦勁可喜反覆觀之

當是捉筆甚急而腕著紙故少雍容耳伯時作馬落筆如孫太古畫灘水而作字乃爾蓋至妙之闗紐不透入字中耶

當年自許此書可與楊少師比肩今日觀之祗汗顏耳葢往時全不知用筆過佳筆時或能工耳楊少師書有顏平原長雄二十四郡為國家守河北之氣作歐虞褚薛正書或不能至於行草四子皆當北面矣

斛律明月胡兒也不以文章顯老胡以重兵困勅勒川

召明月作歌以排悶倉卒之間語竒壯如此蓋率意道事實耳崇寧元年閏六月湖陰堂觀舊書卷殊不成字因别書此敕勒歌

此一軸字都無筆意可覆醤瓿耳至元祐末所作書帖差可觀然用筆亦不知起倒亦自蜀中歸後書少近古人耳

書東坡寫温飛卿湖陰曲後

温飛卿所作湖陰曲反覆觀之乆乃可觧大意以謂宗

廟社稷之靈特未許庸夫干紀耳飛卿葢言時事邪

士大夫食時五觀

古者君子有飲食之敎在鄉黨曲禮而士大夫臨尊俎則忘之矣故約釋氏法作士君子食時五觀云

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

此食墾殖收穫舂磑淘汰炊煑乃成用功甚多何況屠割生靈為已滋味一人之食十人作勞家居則食父祖心力所營雖是已財亦承餘慶仕宦則食民之

膏血大不可言

二忖已德行全缺應供

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全此三者則應受此

供缺則當知愧耻不敢盡味

三防心離過貪嗔癡為宗

治心養性先防三過美食則貪惡食則嗔終日食而

不知食之所從來則癡君子食無求飽離此過也

四正事良藥為療形苦

五穀五蔬以養人魚肉以養老形苦者飢渴為主病四百四病為客病故須食為醫藥以自扶持是故知足者舉箸常如服藥

五為成道業故受此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先結款然後受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此之謂也

山谷老人曰禮所教飲食之序教之末也食而作觀教之本也大槩今之士大夫誦先王之法言則

一人也起居飲食則一人也故設教不得不如是君子有九思終身之思也食時作五觀終食之思也人一日如是行之念念在仁智則夫二人者合而為一矣

山谷外集卷九

山谷外集卷十

宋 黄庭堅 撰

書雜文

答何静翁書

某頓首辱書勤懇審履道不踰禮義之防於黄卷中求見古人皆流俗之所趣而叩寂求音得之於淡泊甚善甚善今人古人皆可師可友能自得之者天下之士也

精求經術又能博極羣書此劉向揚雄之學也如足下所已得者殊自不凡要得登龜蒙而小魯上日觀而眇天下耳其餘流俗之所趣期不復為亦知足下不望比於不肖也恨未識而苟知向學之方則千里同風矣秋熱更希珍重

答鮮自源書

某頓首春夏來多病故久不作書亦聞在旁邑會學粗有衣食之願故可相忘耳辱書勤懇千萬並寄顏李書

皆所欲得欽佩至意所欲齊亭記老懶倦作文如王方平不復喜麻姑狡獪耳隨語作二銘不足觀漫往何靜翁寄詩及論史事皆佳作也恨未相識耳如此基址若得師友成就當於世間有大名也近又得榮州趙縝子智能文有胷臆非令鎔化人語作大義進士也亦聞其本是醫家子居鄉黨有行義亦恨其迫於衣食從人講授未能卒業耳綦次律張寛大今年來作詩及文字皆進懶倦又多賔客奉書草草

答李材書

某再拜蚤聞被選考試如公清慎好學上司采聽誠不繆矣以嫌不敢奉謁方欲作啓問行李早晚遽辱賜教開諭勤懇感愧感愧不肖曩時以虛名屢當此責嘗聞諸先生長者以為考試以至公慎密為主以禮待士為次所出題雖自有意義亦不必純取合巳意者或其人說長或理不足而文詞勝皆可取也既而用之人多以為然邪聞上司甚病士人以行賄成俗極欲革此弊恐

舉子道中投謁至於僧道術士皆當避之耳公冰清玉潔更及此者交遊之情不能已爾尊夫人左右想侍奉不闕或須藥餌告令人示諭某再拜

與潘邠老手書三首

某頓首屢辱手記以退食輒奉老人寢膳或至中夜得息故不果每作報大谷公石刻已奉許作但未得暇耳數事已喻駒父詩中多佳句甚歎伏也晉主夏盟而予楚非所以為民也然其勢不得不予楚司馬侯之言以

告諸侯則有詞矣文公之知趙衰也不特壺飧從徑而不食也舉是以為原大夫所以令羣大夫也晏子曰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葢君子斟酌世故以制行則如此非所以觀其私也若夫觀其私則德無小大忠信而已矣故君子有悔而無吝也西方之書論聖人之學以為由初發心以至成道唯一直心無委曲相此最近之承與季共日以講學為事甚善甚善多謝季共不果別作啓

其頤首辱以少儀見推一日之長雖荷傾倒之意不獲
終辭顧德薄而道不明何以當此愧悚訪逮所疑尤愧
叩之則窮也嘗謂求之藝賜之達由之勇師之莊皆聖
人之一也由夫子觀之其人性學之敝如此爾猶言伯
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
周乎故陳常弑其君請討之耳非以敵國相征也孟子
曰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其可不疑也禹菲飲食惡衣
服卑宮室堯舜之禮有所行周公誅管蔡舜之禮有所

行周公誅管蔡舜之義不得不申也執一而廢百小道故大人弗為故者膠於物之迹也離乎性矣夫愛而哭之性也畏而哭之利也明於故然後可以知性故雖非性而可以求性也不避礙而鑿險阻以求必行此老氏以智為賊者也妄意如此不審然否

其頓首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是為喜晝而悲夜也不能不晝夜天地尚然而况於人乎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况此舉奇不勝其耦者乎凡所為問學琢磨舉而

措之以吾常而行物變之中故也今遇小變翅於其蚑睫已磊磊柴於胷次則行乎爭名干戈之間泛乎衆口風波之上其能立我以宰制萬物使得其職耶邠老幸熟思之京師三大節開市井蒲博之禁比三日而得喪大懸想有慭而殺身者聞者未嘗不笑也由今舉子觀之豈不在可笑之域耶尊府所欲書亦未寫得可徑附遞至吉文間十月中當必作大門石刻當附駒父及一幅往矣若尚能少留今晚幸過我濯去俗士患失之塵

而後行亦佳耳

與洪駒父書六首

駒父知録外甥得手書知官下安勝為慰所寄文字更覺超邁當是讀書益有味也學問文章如甥才器筆力當求配於古人勿以賢於流俗遂自足也然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極當加意養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蔕固然後枝葉茂爾仕宦如農夫之耕其得秋在深耕而熟耰之歳事之成則有命焉每見邠老亦為之道此不審

以為何如至親中失公擇莘老胷中至今憒憒不可思
念餘惟自愛耳
駒父外甥昨得書見筆札已眼明及見詩歎息彌日不
謂便能入律如此可謂江南澤中產此千里駒也然望
甥不以今所能者驕穉人而思不如舜禹顏淵禹七年
三過其門而不入觀禹貢之書厥功茂矣然而終不伐
此必有長處寡怨寡言是為進德之階千萬留意猶望
官下勤勞俗事勿懈古人之言猶鈎其深彼俗吏事聰

明者少加意即當書最既以立家為事榮及手足為心當念如此夜二十刻許大郎來言黃人不肯留呼燈作此極草草續別為問

駒父知録外甥久欲作書人事悤悤因循至今所寄詩每開卷歎息彌日若齋心服形之功亦至於此老舅以為白首之託也如甥才秀如此不患當路諸人不知但勤官業懷璧自愛耳邠老才性極明敏相與琢磨去盡少年之色須用董梧之鉏痛治之耳學功夫已多讀書

貫穿自當造平淡且置之可勤董賈劉向諸文字學作論議文字更取蘇明允文字讀之古文要氣質渾厚勿太彫琢作得寄來

駒父外甥推官得來書並寄近詩句甚秀而氣有餘慰喜不可言甥風骨清潤似吾家尊行中有文者忽見法句如此殆欲不孤老舅此意君子之事親當立身行道揚名於後文章直是太倉之一稊米耳此真實語決不相欺又聞頗以詩酒廢王事此雖小疵亦不可不勉除

之牛羊會計古人以養其禄老舅昔嘗亦有此過三折肱而成醫其說痛可信也鄧翁公擇亦甚相愛論亦及此切希加愛

南昌必數得安問所須筆墨三種又龜蒙麝煤二丸有新作更寄來都下有所須因來示諭切希勤吏事以其餘從事於文史常須讀經書味古人經世之意寧心養氣累九鼎以自重乃所望於甥者一日克已天下歸仁焉無患人不知也潘邠老聰明强敏相從以講學為事

乃佳耳

鴻父不果別作書凡欲與二甥道者意不殊也往見所作玉父倦殼軒詩極知不負老舅所期既食貧不免仕宦古人所謂一人乘車三人緩帶此亦不可不勉賦自是中郎父子舊業更須留意作五言六韻詩若能此物取青紫如拾芥耳老舅往常作六七篇嘗見之否或未見當漫寄大體作省題詩尤當用老杜句法將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詩也二何嘗相見否為致意寄蜀紙茶托

多謝何須為爾烏田馬牙各一百漫寄書大字懸手書勿令欹斜失威儀乃佳耳

答黎晦叔書

某頓首承寄惠長韻詩去年三月中到涪陵乃得之詞意高妙氣極老成歎服無已惟所以待不肖於古人則極不敢當賈誼有王佐之材而不能盡其緼李白歌詩度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豈不肖之所敢望若不肖者猶未棄衣冠一老僧安能有益萬分又自元祐中以

病瘧不能若思遂不作詩無以報來貺但珍藏耳文長
院諸表甥為致問千萬適有親舊相過連日若人事來
人督書甚急作記極草草

答樊道尉三帖

某再拜雨餘便熱喜承起居輕安伏奉手誨委掃除之
幣於不肖之庭自視缺然何敢當先生之禮至所以為
幣又不敢當也聞古者相見之禮以束脩乘壺一犬言
其足以將至意易致而不費也朝覲之禮天子受其摯

而反其玉雖千乘之富亦不以其貨也唯足下之誠已達於不肖其幣則反諸從者衰俗之中稍以古道自振亦吾儕之職也伏幸照察

某頓首重辱手教不敢辭所將之幣似未見察也所諭行束脩者前書盡之矣幸足下三復之昔者孔子食於季氏不祭而食食於少施氏而飽曰少施氏食我以禮非以季氏之食不美於少施也足下諒之而已某再拜

某頓首適者極道古人之義而足下終不察豈不肖之

貪鄙汚陋素聞於世耶物有可以取則管仲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有可以無取則王陽不貪西鄰過牆之棗物有可以與則孔子與原憲粟九百有可以無與則斳於子華之母請粟故曰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無與與傷惠二者俱失足下一舉而使彼已俱失之竊以為過矣易曰初筮告再三瀆足下深思此義斷之可也某再拜

與徐彥和書

某頓首前附隆慶人拜書當已徹几下自頃多病不能嗣音即日不審何如伏惟監理甚嚴内外斬斬黠吏無所措手頗甄别官曹人物精猏定不使玉石俱焚也所寄詩文乆乃得熟觀之極見琢磨之功奉想丹墨之暇左右經史時以古人用心處一洗刀筆之塵也未緣參承惟有懷想

與王立之四帖

某頓首伏承手誨審霜寒侍奉萬福為慰惠示詩文皆

有為為之甚善更權以古人之言求合於六藝當有日新之功書室可名曰求定齋古人有言我祖惟求定彼益以治國家我將推此以為養心之術木之能茂其枝葉者以其根定也水之能鑒萬物者以其塵定也故曰能定然後能應不審以為如何適為親老今且苦痰眩故久稽來使又未能寫所示紙軸想痛察也某頓首上某頓首每思足下有日新時邁之氣頗欲以文字相質所居既南北相望又公私匆匆初無暇日但馳情耳辱

敎審體力勝健爲慰承尊府往懷州幾時當歸也復少游書詞意自相了佳作也若讀經史貫穿使詞氣益遒便爲不愧古人矣劉勰文心雕龍劉子玄史通此兩書曾讀否所論雖未極高然譏彈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高麗紙得暇即寫多事草率某頓首上

某頓首辱敎並惠示蠟梅詩感歎恨多病不能繼聲爾論題俟三二日間檢上策題不須作但取通典凡事目大者類取古今沿革與今日所宜者作文一篇大略得

三十篇即縱橫貫穿矣小詩若能令每篇不苟作須有所屬乃善頃來詩人惟陳無已得此意每令人歎服之

盎渠勤學不倦味古人語精深非有為不發於筆端耳某頓首上

某頓首比辱車馬甚惠欲往上謁因得款語尚以秋景未艾新病起畏衝冐耳承惠教審侍奉安勝為慰二丈皆佳作令少年書生未見能此者甚歎服也然有一事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古人用意曲

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爾昏晚眼澁奉啓草率某頓首上

與趙伯充帖

學老杜詩闕也學晚唐諸人詩所謂作法闕將若何要須讀得通貫因人講之百許年來詩非無好處但不用學亦如書字要須以鍾王為師耳某頓首

與王瀘州書

某再拜劉公敏蒙薦引遂有成命葢公樂得人材不廢芻蕘之賤矣欽歎欽歎公敏士大夫家子弟樽爼談笑亦可觀至於幹公家則有餘地退而省其私則安貧守節篤於孝友未易得者久備使令乃知鄙語不妄李備至江安既寡過又繕完城壁頗有功其意亦願出門下也若得在部曲尤見其多能能輒妙於其事也陳傑被薦幸甚守法循理又不矯激照映其同列誠亦難得逢

興文聞於左右非特一日之雅渠已老於世事其為吏長於督察吏史姦伏之情若在幕府實稱耳某再拜上

與王雱書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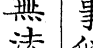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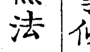
某頓首辱書勤勤懇懇多病懶書恐不足副所以求故久不能作答往得暫見眉宇熟觀所惠書詞意深厚益足下天資高明又居賢父兄珠玉之淵宜其清潤光輝不資於人而自燉矣而求學問道之意常若不足古之學大成者蓋如此顧不肖無以培益左右萬一耳即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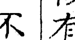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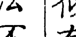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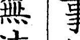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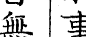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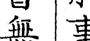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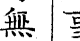
盛暑伏惟侍奉萬福未緣會集傾思從容談笑惟強學自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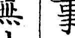
某再拜承七月七日問喜承秋來侍奉萬福仕宦之奇耦倚伏之數公家父子既盡之矣亦無可言者惟有顛沛不忘問學耳所惠書累幅勤懇老懶不能盡答惟君子能盡人之情不以重複疊記為恩辱也所寄紙偶以書數種鄙語且寄上符讀書城南他日更作兩幅小楷字往反數舍無緣會面千萬强學自愛

與王子龍書七首

某頓首久欲作書病與懶相兼筆墨輒廢逾日竟辱惠教先之不以罪廢無堪而奉之以禮意自視儳然無所可用名在不赦之籍豈當得此恭惟足下好賢樂善之無巳存心吉慶出於家風故爾即日霜寒不審何如伏想侍奉蔼福其塊然蓬蓽之下巳忘死生至於榮辱貿無所擇至於縉閒士大夫之好學有忠信根本可以日就月將者則惕然動其心此則餘習未除耳何時得歡



語盡道德之教臨書向往千萬強學力行為親自重謹

勸手狀

某頓首閒居杜門不欲煩公家借書吏不能作牋以報公銜之賜惟君子盡人之情去繁文而見其質也承尊使君授再命伏惟歡慶侍旁未有王事想昆仲相從講學日有光輝之益小兒輩過辱推獎葢椎鈍似庬厚不解事似有福耳亦漫令讀書或冀少識字可從仕耳鄙書無法不足傳後世俗浪謂之能亦自不可解誠有意

書字當逺法王氏父子近法顔楊乃能超俗出羣正使未能造微入妙已不為俗書如蘇才翁兄弟王荆公是也雖然要須先深其本耳辱書甚有意於不肖遂發狂言回顧惟以赧然

某頓首啓舍弟還家伏奉賜教長牋禮數過當非所敢承别紙恩意勤重顧言行朽穢何以當推與之言耶即日暑氣藴煩不審何如伏惟侍奉萬福所苦既平得調護之力想氣體飲食乃壯於未病時也然更須以弗畏

入畏為念蓋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蚤服仲尼之戒故及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尚阻會面臨風懷想千萬為親自重謹勒手狀

某頓首示諭作牋以為不可廢之禮其義蓋不然也古無此禮近世李宗諤始以公狀施於私敬如先達王元之楊大年其道德至今可愛敬凜然有大臣風節者蓋不用此禮也竊嘗病世俗好為苛禮細謹故在高位而

不可望以相知察者未嘗與書雖曩時在州縣亦然其可望以相知察者亦不復脩世俗之禮也竊意如子飛風度智術者可共此不疑也

某再拜比急足回奉狀必已徹几下數日秋暑尤逼人不審何如伏惟侍奉不訾調護治行之策何如漕臺有來音未尊公去瀘雖田野小民亦耿然在公家以理自遣固已無纖芥矣唯行李須令出於萬全耳瞿唐灧澦非可玩之水也文字遂託密上座將行不審可意否士

大夫聰明丈學世頗易得至於秉不凋之節奉以終始萬人乃一耳樂公父子好善不倦故書此獨行一篇往所謂輕塵足岳墜露增流者孔子曰重耳之伯心生於曹小白之伯心生於莒安知我不得之桑落之下小小逆境皆進德之門戶也願加意焉續更奉狀

某再拜辱書勤懇審秋來侍奉萬福餘蓋不足言所為夙夜黽勉子職以悅親者惟强學所未知力行所未至耳其餘隨緣厚薄可也顏子親在堂而一簞食一瓢飲

不改其樂以道義事其親故也度吉宣事速行到瀘亦
九月初矣治裝尚從容水劑亦安穩矣尚可數書因便
風作記極草草千萬珍重

棊頓首承尊公仕宦連蹇歲寒之節挺然所望乃如此
人固與憂樂俱生者也於其中有簡擇取捨以至於六
鑿相攘日尋干戈古之學道深探其本以無諍三昧治
之所以萬事隨緣是安樂法讀書萬卷談道如懸河而
不知此所謂書肆說鈴耳子茂遂羸頓如此亦是胷中

不浩浩耳宻師溫克葢得其兄範公江海之一勺耳惜
公不識範公也承為小兒鑄私記感愧感愧兒輩率易
恩頒方治行事多乃亦及此耶草草暑中倦筆墨漫寫
去不審可意否

與太虛公書

某頓首屏棄不毛之鄉以禦魑魅耳目昏塞舊學廢忘
直是黔中一老農耳足下何所取重而賜之書陳義甚
高猶河漢而無極皆非不肖之所敢承古之人不得躬

行於高明之世則心亨於寂寞之宅功名之塗不能使

蔦夫舉首則言行之實必能與日月爭光臥雲軒中主

人謚以此傲睨一世耶先達有言老去自憐心尚在者

若庭堅則枯木寒灰心亦不在矣足下富於春秋才有

餘地使有力者能挽而致之通津恐不當但託之空言

而已無緣承欬以開固陋因來有所述作幸能寄惠灌

園之餘尚須呻吟以慰衰疾謹勒手狀

與韓純翁宣義書二首

某頓首奉别久未嘗不懐仰棄捐漂没因循度日故不能作書耳忽辱手誨勤懇感刻感刻承作邑游刃有餘伏惟起居萬福子舍乃有佳士沓拖不可耐覯其詩句知其言行必超逸絶塵衰老不進殊覺後生過人恨未識耳正翁房諸子有可望者乎郡守瑩中及師川皆天下士也朝夕聞所未聞何慰如之會面未有期千萬珍重

謹勒手狀

某頓首辱牋記禮意甚勤適以私忌飯僧又不欲久留

來使故率爾奉手記唯君子盡人之情能察之耳蜀中諸舍姪多相識亦嘗得書葉中比來乃疏書問亦以道遠且不便邪如子蒼之詩今不易得要是讀書數千卷以忠義孝友為根本更取六經之義味濯溉之耳

與宋子茂書

某頓首比因還部兵奉書當已徹几下盛暑少雨比來日用佳否子飛子均子予想數相見否每相聚輒讀數葉前漢書甚佳人胷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俗塵生

其間照鏡則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不肖累日來意思極不佳初疑其欲作大病熟思之乃是臥簟逹旦夜中不加寢衣耳既而徹簟敷席小忍煩而加衣遂無恙恐鮮君到說累日病故具之鮮君閭中人修謹讀書知意味者也以故人書到此見其宗人其宗潤屋也治楊朱之術故一毛不可以此困於逆旅諭三四平日與游者乃能上道意望瀘人稍能薄濟之如何百冗草草

與曾公卷書 宜川

某頓首謝晚來辱書勤懇感刻感刻比日殘暑伏惟起居佳福衙陽侍庭日妝寧問示江樾書事二解清麗雅正嘆詠不能去口欲便和去以久不作詩榼并泥不食矣老稚倚調護之久諸子無雜賔客一意從學皆公卷之賜今城北相去差遠老懷頗以為念也二百星知已送相處如所戒未敢遽以書謝丞相因家問先及懇懇幸甚巳令分百星來宜恐前日溟上之傳不虛耳然列

槊冦所謂營州之西猶營州也鍾乳何時再成前所惠
草伏四神初夏腹疾和理中九四兩服之頗得益示諭
南方不宜服金石藥荷公眷情眷周盡公卷疽根在旁
乃不可服庭堅服之如晴雲在川谷間安得有霹靂火
也如何嶺南秋暑殊未解此書到零陵已揺落矣千萬
為器業珍重

靖武門上梁文

全魏大名冀州右部三聖豫游之近地九河綿絡之輿

區旁控齊秦仰占畢昴允文仁祖詒卜離都神明之所護持耆老於茲望幸今皇帝繼序來孝緝熈戎功祲威八紘垂統萬世開經禮而潤色鴻業一道德以照臨百官廼眷北門實陪天邑臥貔虎三軍之旅屹雲烟萬雉之城昇宗廟之守臣鎮中原之重勢恭惟留守安撫太師侍中承天之柱石謀國之蓍龜能斷大疑克勤小物不動聲氣而清列郡不越樽俎而折遐衝泰階六符光鄰樞極河潤九里福浸京師朔戎空老上之庭左衽賀

䕫衛之邸當其無事而蚤從事修於未然而禁將然民力有餘因可以教戰王者無外何取於閉關乃啓扉以延不周之風時覲兵以勤靖武之略伻圖入奏俞詔誕敷日吉辰良龜從筮叶工獻大樸屋呈瓌材抗虹梁以上躋聳陰關以壯觀落以燕食勸之鳴鼙請奏詩謡用休工作

抛梁東師垣講武靜邊烽貊弓楛矢年年貢海岱淮徐歲歲豐

拋梁西威行河外息征鞶降書已望龍堆入積甲還將

熊耳齊

拋梁南威弧南指射狼貪交州螻蟻方歸命下瀨熊羆

即解嚴

拋梁北不戰威邊收上策保塞單于獻馬羊愛民天子

捐金帛

拋梁上河繞陵雲宮闕壯南面憂民不豫遊北門典鑰

留台相

拋梁下元老歸功安廟社千里金隄水正東四時玉燭年多稼

上梁以後伏願朝廷日新憲度歲計明昌相臣將臣兩有文武綏服要服八荒梯航增泰山之封而百神受職奉明堂之祀而萬壽無疆留守已勤於屏翰國家終倚於贊襄是以有上公之衮歸來近天子之光玉節乘軺方趨周道芝泥封詔必下巖廊

祈雨

臣聞鶴鳴九臯上雲霄之不聞蟻居大澤知陰雨之方來盎動蠕之慘舒皆範圍於覆載民之疴瘠帝實哀矜伏以八卦位而四時成六氣和而萬物得因其材而篤焉則易為力非其時而望之則無見功敢殫祇祓之心儻動眙回之鑒維是民社介乎江山以陂澤為家以稻秔為命仰口而哺者盎且十萬塗足而耘者逮其惸嫠夏方用事而養禾土則溽暑而不雨失此幾會且為饑凶走百神以告哀蒙小惠而未濟是用洗心虛寂戒日

吉蠲款帝閽之崇高請民命於溝壑惟天地實民父母忍赤子之渴飢雖山川能出風雲必有司其號令恭惟成就萬德照知四方顧哀下土之黔块圠鴻鈞之造錫予膏澤躋登豐年重念賤微一介之臣典司百里之命傾投五體瞻望紫宸無任祈天俟聖激切依歸之至

李方進問親書

共啓中以昏媾莫如弟兄潘楊益有自來草木則吾味也小子逡問以詩禮頗云周旋顧茲忝曾莫佽助伏

承賢第幾小娘子能佩紛帨蚤從姆師管窺一斑竊服
閨門之美河潤九里尚增宗祀之光敢傾齋明敬納嘉
禮

許方進問親書

某啓誤蒙裹言委貺嘉幣維兹息女近若而人伏承賢
第幾先輩武庫五兵名駒千里方卜蘋蘩之助豈期憔
顇之求屈元禮之高明及阿承之小醜著姓多有顧衰
宗之眇然懿親不忘維伯氏之故也眷逮如此終辭謂

何

代求婚書

伏念管窺一斑早欽宗黨之美河潤九里竊願婚姻之求顧惟單平實愧攀附男某早聞詩禮逮及有家言采蘋蘩猶虛中饋伏承賢第幾小娘子令德成於保傅善聲發於幽閒屬將有行敢議合好雖泉水入於淇澳不耻下流而蔦蘿施於條枚終慙非對謹因媒氏恭聽嘉音

代許姻書

行媒薦至合姓見求顧弱女之焉依非令人而何俟其人中庠序之成式從師友而學文益將起家已見立志巾櫛侍於慶閥逮及有行蘿蔓附於喬枝不為無託當承嘉諭寧復異辭

代回問親書

冠冕問朝素欽材術之美軒裳望族遽辱婚姻之求方屬文拘未容賔謁行媒薦至不遺非薄之微合姓見盟

猥辱縑緗之厚惟兹弱女行且初笄僅知保傅之嚴未諭蘋蘩之重伏承賢子某官箕裘志業詩書世家早以門閥之賞延已列縉紳之仕籍愧兹攀附竊幸夤緣雖蔦藟施於條枚疑若非對而泉水入於淇澳義將有行無復異辭允膺嘉命

問婚書

恭以唐杜望族江湖世家往昔接諸父之遊雍容非一日之雅惟風期之不淺是婚對之敢求伏承某人體二

南之風敦四德之教先兄息某屬當世子之重顧虛宗婦之宮輙因行媒用薦嘉禮青蠅附於驥尾非吾偶之可譏女蘿施於松枝亢衰宗之為幸期於得請冐貢至情

許蕭氏書

耕隴相依仕塗借助方欽門第之美遽辱婚姻之求第幾女能及縱笄未嫺蘋藻伏承賢第幾齋郎克家能子聞禮興詩葛藟施於條枚尚疑非對泉水入於淇澳今

則有行不獲固辭勉承嘉命

回楊氏定書

某啓名實缺然門地蕞爾維江湖橘柚之域遠京洛衣冠之遊顧嘗同僚辱貺重禮藐是孫女逮茲繼笄第幾齋郎簪笏自於懷綳芝蘭秀於庭戸卜相宗事當求大家猥得附葭莩之親恐未勝掃洒之職申以盟好不皇遷延勉輒拜嘉對越將命

回魏氏書

欽仰風流惟是婚姻之故講修世睦敢申嬿婉之求小子某材不及中學未聞道猥叨命士方且異宮惟節春秋莫助蘋藻伏承賢第三子九娘子教有端緒德成幽閑妄聽行媒之傳肯顧鄙宗之陋謹差穀旦躬俟玉音

請純公開堂疏

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方便度衆生故現如斯事純公上人懸崖千仞武庫五兵枯木寒灰坐斷法身報化經行宴坐透徹現在去來自利利他法事總畢而青城

道俗見隔不除動地雨花事不獲已雖滴水滴凍閉門造車而東行西行出門合轍人言屋下蓋屋不知錦上添花未歇遠近狐疑又須分踈露布不起承天寶座即現方廣道場經卷中世界三千撥塵見佛僧堂前草深一丈為法求人若有識痛痒阿師乃是學菩提種子棒頭薦得蔭覆十方今正是時四衆三請

祝聖壽功德疏

伏以電影旋樞瑞氣昔蟠於穹壤葵心向日頌聲播溢

於華戎躬詣寶坊廣延緇侶致上方香積之饌閱西竺貝多之文磬竭愚衷崇修法供伏願今皇帝陛下膺圖聳固宸算增隆日月無私煥天明於萬國椿松共茂班寶鑑於千秋臣無任瞻雲望聖激切依歸之至

簡州道俗齋萬僧會所疏

伏以續如來末劫之壽莫大乎法供養乞上方香積之餘不可以意分別崇成三德六味普飯十方衆僧貧女一錢不以為少給孤側布不以為多知恩方解報恩辦

心即是辦供我輩生於五濁不遇三災鑿井耕田當知雨露之力仰父俯子實依桃李之陰年且屢豐人有餘力興兹美報式契羣心伏願皇帝陛下福基堅固如不動妙高之山德澤汪洋等甚深功德之海兩宫同壽箕翼衆星常拱太微河出九疇山呼萬歲乃至麟符虎節千騎二車下為動植之春上協太平之業凡我此會不勸而成若見若聞隨力隨分謹疏

成都府别敕中和六祖禪師勸請文

盡大地一隻正眼遍十方四面無門有趣有宗難信難解譬如琵琶琴瑟必資妙手乃發至音鳳凰麒麟出以其時方為上瑞範公道人衲僧命脉古佛心宗如淨月輪出則萬波分影如吹毛劒用則千里無人而乃自理於民聊以卒歲令成都重臣之鎮實為護法之金湯兩川多士之淵必且參微於雲室來興法雨令正是時當使邪見稠林風行草偃波旬堅陣瓦解土崩心佛衆生三輪普現森羅萬象一印頓圓况六祖秘園粥足飯足

溪坊酒肆即是道塲枯木寒灰不妨獨笑願膺佛記莫閟雷音

成都中和六祖院勸緣疏

伏以鐘魚鼓板凝禪盡飽而六祖饑臥具牀敷溫禪盡溫而六祖冷使道人如此失所則檀越何處用心敢為諸仁略開鈔分相逢展手不妨貧女一錢隨喜轉頭報在龍華三會謹疏

請法王長老航公開堂

本色住山人皆授如來記居則枯木止水宴坐十方出則疾風震雷驚動萬物不擇喧寂作大因緣中夏所瞻崧高維嶽心不可得少林開第一之花聖從何來破竈見本有之性從上諸祖莊嚴此山彼大法王實據都會河潤千里惠林來福京師鶴鳴九臯天鉢號稱真子恭惟天鉢長老航公悟有生鴆毒乘出世舟航吹布衲之毛傍家行脚剗法堂之草選佛登科而久閒尺壁之陰退養衆生之病實花王座共知不可覆藏糞掃堆頭重

為斬新拈出

請郭山長老應霖疏

去聖悠遠邪法崢嶸當人伏藏正宗淡薄鉢囊挂壁衲被蒙頭可為癡種子歸依必遭明眼人識破郭山應霖禪師蘊天台之雲月飽南嶽之林泉得翠巖悅一味之禪分大愚芝千燈之燄而枯木宴坐草深法堂彼悅上人者把牛鼻繩能師子吼唯升堂入室未見其人今日請為大衆發蒙亦與先師雪耻要當脚踏實地舌覆大

千未山園中不負臨濟蓮花峯頂親見龍牙入泥入水為人揑聚放開由巳貍奴白牯盡教鼻孔撩天水鳥樹林也須腦門著地

先考朝請忌辰疏

二親之年如白駒之馳過隙百身以報如一滴之益滄溟罔極之恩永思甚痛式當諱日恭設妙因儻承不二之音咸開頓覺之路仰惟功德證知

舅母十三太君舉哀疏 李布公達之妻

伏念從學外家早蒙慈誨羸身裔土孤奉至恩拜書墨之未乾忽訃音之來及瞻雲萬里空盡於一哀報德九冥恭投於三寶伏惟大覺證明

嗣公十八弟推官舉哀疏

伏以禮服之衰雖名初從兄弟之義不異同生孤苦相依夷險一槩來問投荒之客書墨未乾追尋細席之言德音猶在不謂禍成山岳痛割肺肝然以宿植善根尸成道種式延淨土少助勝因陳法供於祇園演金文於

貝葉伏願嗣功十八弟推官最初一念不昧本來隨順世緣還為骨肉歸依大覺為作證明

祖父忌辰疏

昔嘗逮事何莫報之劬勞今屬諱辰未忘哀於冥漠式陳淨供少助善緣恭對覺皇表白

祖母桃源太君劉氏忌日齋僧

伏念瓜瓞有初簡在夫人之德風枝不靜實惟先君之恩爱屬諱辰式追冥福恭惟大覺證知

知命百日齋疏

眷令在原汝有急難之義虎兕出柙我無保惠之功書墨未乾訃音來即水火不免將何面以見先親股肱或虧念誰依而終晩歲逮茲卒哭幾欲無生躬掃祕園親供緇侶冀憑大覺之力少慰九冥之思稽首慈尊惟垂悲救

祖母遠忌疏二首

朝夕寢門雖不逮事綢繆牖戶燕我後生適當屬纊之

辰深動降霜之感敬依梵剎延飯衆僧冀此妙因儻為

冥助

昔嘗逮事早纒風樹之悲尚憶分甘莫致氷魚之養式

逢諱日更切哀誠爰集苾蒭之僧躬設伊蒲之饌冀憑

慈力仰助超升伏願不昧本來承兹法施

先妣遠忌疏

天地罔極初無報德之階日月不來每深濡露之感屬

當諱日更切哀摧爰以佛香普薫僧飯維九冥寂實而

積善之慶在心推諸佛慈哀則正覺之門有路伏惟萬德俯賜證知

介休縣君遠忌疏二首

穠如桃李鞠為松柏之陰澗有蘋蘩奠助豆籩之薦歲將二紀哀念如新式以諱辰敬脩冥福顧平生之競爽雖絕域而感通

江山阻長歲月徂謝冢上之木已拱室中之言未寒屬當撤瑟之辰深念采蘋之助恭脩佛供用薦冥途稽首

覺皇俯垂哀救

山谷外集卷十